

假如没有参加“中国作家走边防”活动,我可能这一生都不会知道,在中国的广袤西部、在内蒙古的阿拉善盟,还有一个叫“算井子”的地方。

汽车在十月的戈壁滩上蹦跳着前行,那种剧烈的颠簸,几乎要把人弹出车外。荒凉,还是荒凉,我开始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恐惧,无论我怎样远眺,眼睛里贯穿的始终都是一望无际的茫茫戈壁。那位于内蒙古最西端额济纳旗马鬃山苏木地区的“算井子派出所”到底在哪里?

终于在傍晚时分来到了目的地——挂着“算井子边防派出所”木牌子的一座孤零零的红砖院落前。我活动着又麻又酸的双腿,向站在大门口列队的六位武警战士走去,在这片荒凉、孤寂、压抑的戈壁滩上,这几位因为强烈紫外线照射双眸呈现黑红色的武警战士,让我感到那样亲切和热烈。我禁不住在想,在这无人的戈壁

上,我只是走了一天,就已经感到一种绝望,那么这些常年坚守在荒凉戈壁上的武警战士,他们又是怎样坚守的呢?

算井子派出所在这一路上见不到人的地方,每天又在做些什么呢?派出所的所长叫贾

红。一个粗壮、威武的33岁的汉子,却又是一个经常眼圈红红的人,只要说起战友,说起牧民,说起算井子派出所的事,他总会眼圈发红。我有一种感觉,这是一个“有故事”的武警。

晚上吃完饭,我和贾红所长聊了起来。他告诉我,算井子派出所管辖区域有2.1万平方公里,比北京市的面积还大,同时还担负着中蒙边境102.79公里边境线的治安管理工作。尽管这里只有65户牧民,但是要做的事情可太多了。



国色天香 (中国画) 陈曦

散步,各有各的习惯,有的喜欢一个人散步,有的喜欢结伴而行……具体每个人怎么走,自便,说不上哪好哪不好。不过,有时观察一些散步的伙伴,也多少能看出其家庭的氛围及情趣。比如,闲暇之时,有的夫妻很少结伴活动,有的则是出入成双。夫妻不一起活动不一定不是好夫妻,但夫妻出入成双成对,常年散步携手并肩(而不是偶尔做做样子),这样的夫妻一定很甜蜜。

每天晚饭后散步,常见一对夫妇,50多岁的年纪,男的视力似乎不是很好,老戴个有檐儿的帽子遮半截脸,女的白白净净,脸上总是泛着笑容,她或挽着男人的胳膊,或牵着男人的手,总是有说有笑地漫步在马路边、行人间。他们无穷无尽的轻声细语及荡漾在脸上的笑容告诉人们,他们是幸福的一对儿。

还有一位八旬开外的画家,是我敬重的老报人。他和老伴出门,向来是手挽着手,30多年前我刚认识他们时是这样,现在仍然是这样。

尤其让我感动的是,散步时时常看到一对老人相依相恋的身影。老爷子70岁上下,身材魁梧、富态,但一看就知道他患有脑溢血后遗症,走路时,右胳膊总是端着,右腿不由自主地划着弧型。所以,他多半是坐在电动轮椅上,偶尔走走,也是左手扶着轮椅。在他身边,有位老妇人,中上等个头儿,腰板挺直,看得出,这是一位有知识、有气质的女性,是老爷子的老伴儿。她有时抚抚轮椅,更多的是随着轮椅走,因为轮椅的性能很好,前行后退,左右变向,快点慢点,坐在轮椅上的老爷子一只手都能自如地操作。但两位老人的交谈似乎没有断过。炎热的夏天,老爷子有时汗流浹背,老妇人手拿毛巾,不光给老伴擦脸,还时常让轮椅停下,掀起老伴的汗衫,从前胸擦到后背。每当遇到他们,我就不由地放慢脚步,轻轻地跟随他们走一段,有时干脆静静地站立一旁看他们相濡以沫的情景……

我们的祖先造的汉字之精妙,天下无双。就说这个“人”字,一撇一捺,左右支撑,互依互靠,稳稳当当。若“撇”离开了“捺”,或“捺”想甩掉“撇”,都难以立得住。两口子不就是互依互靠的“人”嘛!

我说,怎么就不能把牧民们迁走呢?这里太艰苦了。

是的,这里没有淡水,不能种地、种菜,一切物品都要从离这里最近的嘉峪关用汽车运输进来,而且这里气候条件极差,夏天地表温度达到七十摄氏度,冬天则会零下四十多摄氏度,只要下了雪,就不会融化,要等到来年才能冰雪消融。而春秋两季,则是无尽的风沙,强劲的风沙过后,汽车牌照上面的数字都会模糊不清。

贾红所长告诉我,最初也想过要把派出所位置后撤,可是舍不得离开这片土地的牧民们,找到有关部门,他们说派出所不能走呀,我们看不到战士,心里发慌呀。面对牧民们真诚的挽留,武警战士们含着感动的眼泪留了下来。

虽然地广人稀,但还是有好些事情要做,比如他们要下乡办案,要执勤巡逻,要解决牧民群众生活中的各种困难。他们救助过患有多种疾病的蒙古族耄耋老人,自己掏腰包帮助过生活困难的蒙古族小学生。

贾红所长还告诉我,近几年大小矿业进驻辖区开采作业,事情也就更多了,比如要抓好矿上的危爆物品的管理,要处理突发的矿工和矿区上的矛盾,还有一些矿工经常迷路。他们就曾经在茫茫戈壁中,经过八个小时艰辛的寻找,使迷路的多名矿区工人安全返回营地。他们在这片茫茫戈壁上还解救过甘肃探矿工程师,在中蒙边界处拦截过走失八年的精神病患者,营救过嘉峪关石油公司的油罐车司机。

算井子派出所被牧民们和矿区上的工人们称作“戈壁滩上的保护神”。牧民们和矿工们说,只要联系到了武警战士们,就是再大的困难和危险,我们都不害怕。

贾红所长望着黑漆漆的窗外,说,我们派出所能撤走吗?只要还有一户牧民不走,我们就不走。我感慨地点点头。

你到过以“蜗牛”这种行动特慢的动物为标志的地方吗?在现今快节奏的时代,谁也不愿意以“慢”来标榜,然而偏偏有这样的地方,这就是江苏高淳县的“中国第一个国际慢城”。

秋色撩人时节,我造访了“蜗牛”之地。电瓶车时而在弯弯曲曲的翠竹林中穿越,时而在层林尽染的红枫间缓驶;一会见良田阡陌、美池泛波,一会看青青山麓粉墙黛瓦;菊花和向日葵不时会显现在你身旁,摇头摆尾向你致意;人很少见,鸟鸣不绝,偶尔还有不知名的花香拂面而过……不知不觉心绪慢了下来,感觉爽了起来。

沿着洁净的溪水步入蓝溪村,鳞次栉比或二层或三层的新农舍,令人赏心悦目。

“农家乐”办得挺红火,“慢城风味”、“山水人家”之类的招牌和串串大红灯笼正邀你登堂。村民活动中心门口有大型蜗牛雕塑,其院落是颇具代表性的徽派建筑,雕花大梁乃明代之物,有着600余年历史。这里是村民聊天、下棋、歌舞的休闲之所,也是嫁女娶媳的办酒场地,处处呈现着祥和乐居之态。

在我收藏的民国书刊中,最珍贵的藏品之一,便是《语丝》周刊了。

淘到《语丝》,多亏了杭州书友王宜清君。她是我的责编,听说我爱淘旧书,便打探到了不少杭州的旧书店。我去杭州讲课时,她便带我到了耶稣斋收藏市场,这里是闹市区,市场内拥挤昏暗。在一间狭小的旧书摊里,我在老旧的玻璃书柜中,看到了一大摞《语丝》周刊!

凡是学过一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,《语丝》是五四以后,由鲁迅、周作人、刘半农、钱玄同、林语堂等人发起撰稿的著名的综合性文学期刊,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。能够看见原件已属不易,现在,这么多的《语丝》穿越历史的风尘,静静地展示在我的眼前。我开始心跳加快了。

书摊老板余先生眼镜下滑到鼻翼,抬眼审视打量着我,说,这是老书,很贵的!我笑笑,老先生,我就是冲着老书而来的。

好大一摞《语丝》。各种版本的都有。来不及细数有多少本。但是,只需一本,就让我的心狂跳了:那是《语丝》第一期,创刊号!

好大一摞《语丝》。许多本都

但是,这里终究是寂寞和孤独的。人不能交流、不能倾诉是可怕的。战士们长年累月看到的都是眼前这几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脸,再多的话也有说完的时候,所以许多战士见到陌生人不知道说什么,甚至都不会笑了。在派出所不远的地方,

有一座荒山,因为山体呈现暗红色的缘故,被战士们称作“大红山”,大红山成了战士们宣泄孤独的地方,经常有人跑到山上大哭一场,然后下来,继续默默地干自己的工作。几年前,有一位战士在山上哭完之后,用戈壁石摆了自己的名字,也就是从那时起,所有在此戍边的战士,都会在山上用石头摆放自己的名字,许多年过去了,大红山上留下了200多位曾经在算井子派出所服役战士的名字。因为时间的缘故,我没能上山,但还是能想象出来,在无人的大山上,到处都是“名字”,那是怎样的一种场面呀,想一想都会震撼心灵。

落座品茗,大家正议此处无城何称“慢城”?当地负责人立马解谜。原来桤溪本是江苏新型小城镇,先已开发“生态之旅”。高淳与意大利波利卡市有友好城市之结。2010年7月,市长安杰罗瓦萨罗第三次来到高淳,点名要到“生态之旅”看看,他逗留三天后认为这里的一切完全符合“国际慢城”的标准。而所谓“慢

城”,则有着另一个故事:1999年10月,意大利基亚文纳等四个小城的市长联合发布了著名的《慢城运动宪章》,提出建立一种放慢生活节奏的城市形态。“人口在5万以下的城镇、村庄或社区,反污染、反噪音,支持都市绿化,支持绿色能源,支持传统手工作法作业,没有快餐区和大型超市。”其所倡导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,至今,全球共有25个国家的150多个城市被授予“慢城”称号。

高淳启动申报程序之后,在2010年

喜得《语丝》

董宏猷

已经脱线了,发黄了,发脆了。余先生拿出来时,脆脆的纸屑纷纷扬扬,落了下来。我扫了扫纸屑,请余先生开个价。你都要?我都要。余先生从下滑的眼镜中抬眼望着我,伸出两个手指头。两千。好的。成交。

那一夜,我将《语丝》铺了一床。床上当然铺上了报纸。杭州的秋夜很静。空气中有潮潮的水腥气。我躺在床上翻看着《语丝》,在陈旧的书香中,梦回当年。

说起《语丝》,恐怕先得说说孙伏园。这位民国初期被称为“副刊大王”的大胡子,当时正在主编著名的《晨报》副刊。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,就是经他手在副刊上发表的。1924年的北京,风风雨雨传闻的,都是徐志摩疯狂追林徽因的故事。待到林徽因与梁思成双双赴欧,失落的徐志摩在《晨报》副刊发表了一首感伤的诗。鲁迅看得这些无病呻吟,写了一首打油诗《我的失恋》予以调侃,寄给孙伏园。结果,《晨报》新来的总编辑是徐志摩的粉丝,没跟孙伏园打招呼,就将鲁迅的打油诗给撤

算井子的夜晚是那样的宁静,天空与地面很近,星星清晰而逼真,天空辽阔得令人激动。我站在夜空下想,我在这只是一个夜晚,要是一年、两年,甚至更长时间,再看这夜空,还能拥有这样激动的心情吗?作为一名采访者、探险者,这里会给你丰富的感官刺激,但是在这里长久地住下来,一个月、两个月,甚至一年,还会兴奋激动吗?可是这里的武警官兵,许多人一待就是几年,他们内心将会承受着怎样的冲击?

算井子的天亮得很早,我一个人走出派出所,仰望算井子的清晨。尽管才刚刚初秋,但已是充满寒意,脸和手冻得冰冷。就要离开算井子派出所了,就在那一刻,我忽然问自己,假如我在这里戍边,我能坚持多久?



11月27日召开的苏格兰国际慢城会议上,桤溪“生态之旅”被正式授予“国际慢城”称号,成为中国首个慢城。这处近50平方公里的地方,有6个自然村2万人口,正按国际慢城要求总体规划建设慢城小镇,千亩红枫、千亩梨园、千亩向日葵、千亩薰衣草、万亩油菜花等四季大地景观也指日可现;同时,濒临失传的手工艺技艺被传承下来。你不能不被他们为“慢”而快的工作所感动。

匆匆慢城行,留在脑海中的是浅丘山水、田园风光、乐居环境、恬静生态,有自然亦有人造景致,而引我深思的则是对“慢”的初浅理解:慢是一种回归自然、轻松和谐的意境,是相对于当前快节奏生活而言的另一种生活方式,是调节心绪、平衡心态的良方;慢不是磨蹭,更不是懒惰,它并非速度上的绝对慢,而是让生活变得更有情趣,让你对生活更充满爱。诚如林语堂先生所言“让我和草木为友,和土壤相亲,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。”

风清气阁劲朴素,让人想起传说中的黑老包。何谓“清风”?那是老包带给平头百姓的生活企求。

了下来。孙伏园大怒,于是愤而辞职。鲁迅见自己连累了孙伏园,心中不安。当闲不住的孙伏园提出想约朋友自己办一份杂志时,他立即表示大力支持。

1924年11月2日,是个星期天。孙伏园约了周作人、钱玄同、顾颉刚、李小峰等朋友,在北京的东安市场一个豆食店里聚会。大家商议,办一个周刊,共同撰稿,费用共摊,每人每月八元。那天鲁迅未到,但是也捐十元,以资创刊。刊名得来得也有趣,大家商议刊名的时候,从顾颉刚带来的一本书中,随手翻看到“语丝”二字,均认为有趣,于是,这本周刊的刊名,就叫了《语丝》。

1924年11月17日,《语丝》在北京创刊。我收藏的《语丝》,从第一期创刊号起,一直到第五卷的前期,涵盖了《语丝》发展的全部历程,数量近200期,包涵了《语丝》的各种版本。对于旧书收藏者来说,自然是宝贝一般的。岂止是淘书,简直是淘宝呢。

福原爱来中国比赛乒乓球,她妈妈也跟了来,还背了四十斤日本大米给队员们做饭团。听到这则新闻,我心里好温暖。做梦都想有一个这样的母亲。那些默默在背后爱着女儿的妈妈,没有动听的言语,她们的爱都是无声的,柔软的,贴心贴肺的。

爱,有许多种。夫妻爱,恋人爱,大人和孩子的爱。老人对幼童的爱。只有母爱是最无私、最无条件的。我见过一位女主持人的妈妈,无论她女儿到哪儿录节目,她妈妈都要跟着,并不多说话,甚至不进现场,只在休息厅坐着,帮女儿拿着衣服和水杯。她只是想离女儿近一点,如果她不来现场,她不知道女儿这一天都在忙些什么,有时无端地揪着心,替她担心。

来到现场,一切都发生在眼皮底下,一起吃盒饭,看她化妆、换衣服,跟同事开玩笑,甚至唉声叹气,母亲只要听一耳朵这些,一颗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。

至于文艺作品中经常提到的爱情,也是爱的一种。它比较夸张,易于表现,所以充斥荧屏,几乎没有一部戏里没有爱情的。如今铺张浪费似乎已经成了“爱情”的同义词。罗马尼亚最近展出了世界上最长的婚纱,婚纱的下摆竟有三公里长。拍摄的时候雪白的婚纱铺了整整一条路。穿着这样的婚纱结婚,如果女方家和男方家住得不足三公里远,那新娘人已经到新郎家了,婚纱下摆还没出门呢。

爱,为什么要用这么夸张的形式来表现?爱,经得起这三公里的拖拖拉拉吗?为了表现这超规模的裙摆,婚纱公司还特意租用了一架直升机,让飘飘洒洒的长裙摆从空中拖到地下。这样大动干戈的举动,只会带来一个后果:将来穿婚纱的人越来越少,因为它离本真淳朴的爱情太远。

匆匆慢城行,留在脑海中的是浅丘山水、田园风光、乐居环境、恬静生态,有自然亦有人造景致,而引我深思的则是对“慢”的初浅理解:慢是一种回归自然、轻松和谐的意境,是相对于当前快节奏生活而言的另一种生活方式,是调节心绪、平衡心态的良方;慢不是磨蹭,更不是懒惰,它并非速度上的绝对慢,而是让生活变得更有情趣,让你对生活更充满爱。诚如林语堂先生所言“让我和草木为友,和土壤相亲,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。”

风清气阁劲朴素,让人想起传说中的黑老包。何谓“清风”?那是老包带给平头百姓的生活企求。

人文地图